

鬥爭

期 六 第
報 關 機 盟 同 義 主 產 共 國 中
版 出 日 五 十 月 六 年 六 三 九 一
分 一 價 售 份 每

援助法國的大罷工！

早在我們意料中的法國革命鬥爭，現在終於爆發了。旬餘以來，罷工的潮浪，以雷擊電掣之勢，震撼了法國資產階級的統治。罷工人數已達五十萬人以上（五日早人道報估計），並且所有的重工業與交通工業工人大多數參加。而西班牙比利時的罷工潮更匯合起來增加了法國罷工的聲勢。這樣聲勢浩蕩的大罷工，在法國是空前的，在世界是罕見的。這次罷工，即使能將社會黨與共產黨的官僚手腕所緩和下去，但更洶湧的鬥爭，不久就要繼續到來。法國工人的革命鬥爭，就在我們眼前！

目前的法國罷工鬥爭，是長期的經濟恐慌的結果。近幾年來法國國民的收入一般地趨於低落；農民的收入可怕地減少了，城市小資產階級大都破產了，失業人數在不斷增加。但在此時大資本家的企業却煥然活躍着，每年有一百萬至二百萬以上的利潤。法國財政資本家是吮吸着法國國民的骨髓，一滴一滴地表現其繁榮的。所以這次法國工人的罷工鬥爭實具有他的深厚的社會基礎。

高漲起來，這時候資產階級的急進社會黨及其他中派政黨必將幫助法西斯，而造成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勢力決鬥的形勢。這決鬥的結果關係着世界人類的命運。假如革命勢力勝利了，則夾在法蘇兩個工人國家之間的德意法西斯國家將不終朝而崩潰，世界的革命勢力將摧毀資本主義的最後堡壘，而中國工人與整個民眾將因勢而得到解放；假如不幸而革命勢力失敗了，則法國的法西斯勢力上台，而全世界人類將要被法西斯潮流所淹沒，而墜入黑暗的深淵中。

工人把社會黨捧上政台，他們幻想着社會黨一上台就要給與他們以允許過的利益。但不幸在現在革命運動的緊急關頭，法國的社會黨與其產黨却以「人民陣線」來阻礙工人運動的發展，而要把羣眾導入階級合作的死路。牠們都在要求法國的工人「維持社會秩序」，遵守資產階級的法律，不要越出牠們劃定的範圍，牠們想以改良主義的政策來緩和工人，而不讓工人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像這種背叛性的領導，必將把這種自發的工人運動的前途摧毀掉。法國工人的出路，只有堅決地轉到第四國際領導之下，並堅定地擺脫改良主義的欺騙，向奪取政權的道路邁進！

華北局勢

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華南的走私，使國民黨坐受幾千萬元的關稅喪失，而無可奈何。

日本帝國主義又向華北增加駐軍，萬餘名的精銳軍隊，具備各種最新式的武器，現已佔據了平津一帶，而以豐台為中心，扼住了華北交通的咽喉，使冀察兩省的經濟政治已完全落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武力統治之下。於是牠在華北的事實上的統治勢力是更加鞏固了。今後，如果牠認為無必要而暫時不再進一步南下侵略，則牠必將專致力於華北資源的開發與統制，使華北更成為牠的原料供給地與商品銷場，使華北民眾一天更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同時，如果中國民眾在最近將來無力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勢力驅逐出華北，則以後要驅逐牠，便必須付給極高的血的代價。這種悲慘的命運，是賣國的國民黨賜給我們民眾的恩惠，是牠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步步投降日本帝國主義並壓迫民眾抗日的結果。

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佔據平津的目的，除過要控制華北的資源與市場並進而控制全中國以外，主要的是預備進攻蘇聯。牠認定蘇聯是牠的大敵，牠也知道中國民眾對牠的憤恨，所以牠佔據華北的交通咽喉，以使日蘇戰爭發生時好鞏固牠的後方，並保障牠的後方先鋒能順利地由綏察內蒙直衝外蒙共和國。數月以前前線調了內蒙勢力中心的德王，奪佔了人少地瘠的察北六縣與張庫交通大道，使綏遠處在牠的實力控制下，都是為這個進攻目的作預備的。所以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工人國家蘇聯的威脅已更加大了一層。同時，日本今後隨時可以用綏察平津為根據地而侵略黃河以北，而操縱晉陝甘寧，這即是說日本對於中國民族的威脅也更進了一步。

國民黨政府怎樣應付羣憤激的民眾呢？牠更無恥更徹底地運用牠那欺騙民眾與乞憐日本的手段。蔣介石最近又在談什麼「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他更以這種「天國」來消散民眾對於華北問題的注意。宋哲元亦口口聲聲向民眾聲明他要保護華北

的主權，好像日本大兵之佔據平津一帶并未妨害他們的「主權」似的。張學良五月二十日的對日演說，希望以「決不能與放棄的領土」的自辱來換取日本帝國主義的憐憫。國民黨自己不甘抗日，而卻壓迫民眾不使抗日，並屠殺貧農隊伍以期望獲得日本的寬容。國民黨政府的內欺壓民眾外乞憐日本的政策，只有使中國民族的生存更加危險。

但是國民黨賣國的事實太明顯了，民族的地位太危險了，所以全國民眾，特別是華北民眾，已不能忍受這種欺騙與壓迫，並衝破了國民黨的這種欺騙與壓迫的鎖鏈。二十九路軍士兵的動搖不穩與對學生愛國運動的同情，已使宋哲元不得不縮回其威壓民眾的毒手。近半月來，平津學生示威與抗日宣傳之揮破國民黨軍事壓迫而取得一部份的自由，已在帝國主義與賣國軍閥的面前表現了民眾力量的勝利。這事實，是取得自由的唯一道路。

資產階級的國民政府因害怕民眾力量抬頭，所以只好忍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欺凌而不敢言抵抗。牠希望在這樣忍受之下國際戰爭爆發，這時牠可以一面仍舊壓制着民眾，一面助乘機把日本帝國主義

的勢力驅逐出中國，而取得牠所要的獨立與自由。但是國民黨的這種辦法恰是出賣我們民族的辦法。現在英美都有所畏忌，而國際戰爭不能即刻爆發；最近因走狗張學良而英美在華利益損失甚大，但除過這們本國的報紙攻擊與提出抗議外，牠們不敢有再強硬的舉動。英國政府還命令李滋羅斯渡日商討英日在華利益妥協的條件。但在英美都憤恨袖手之時，日本却步步向中國進攻，並鞏固其已成勢力。現在日本已在長城各口建築了軍事工程，將來牠更可以以把牠的防守砲壘陣線移到平津之南或黃河北岸。所以中國民眾如果不趕快起來，則離開國民黨的欺騙與忍受而對日抗戰，則將來我們為爭取自由而付的犧牲代價，必將要十倍或數十倍於現在。

胡漢民之死與國民黨內爭

孫中山死後，在反動營壘中，被一般人目為能夠承擔他的衣鉢的，夠得上稱為反動「理論家」的，自然要算胡漢民和汪精衛兩人。這一方面由於他們跟隨孫中山時期較久，在反動的國民黨內有很高的歷史地位，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對反動的三民主義之成理。也正因為他們的歷史地位，他們各自集聚一部分小嘍囉，作爭權奪利的鬥爭。雖然幾年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實際權力操在蔣介石手裏，可是蔣介石是一個不學無術的流氓，他在反動的國民黨內的歷史，究竟不能自附於胡漢民汪精衛之列，所以他不能不借重胡漢民汪精衛來替他裝飾門面。蔣介石有時拉攏胡漢民汪精衛，有時拉攏汪精衛排擠胡漢民，被拉攏的就替蔣介石裝門面，被排擠的就轉而反對蔣介石的鬥爭。這便是國民黨內部幾年來狗打狗的醜劇。

胡漢民被蔣介石排擠之後眼看著蔣介石和汪精衛狼狽為奸，投降日本帝國主義出賣中國民族利益，而自己却沒有份，於是便依附西南軍閥作「反」日反獨裁的鬥爭。胡漢民的反日反獨裁顯然是他個人的沒志，可是也給了蔣介石以相當的威脅，於是蔣介石為了減少賣國的阻力，就犧牲了現時已不適用的汪精衛這個工具，轉而想拉攏胡漢民。所以當胡漢民回國時曾幾次派大員去歡迎他，胡漢民却遲遲不來，這主要原因當然是他過去曾被流貶禁錮過，而且汪精衛被刺的事實又可為前車之鑒，同時他一到南京，如果他真是反日的，他就要和蔣介石賣國政策直接衝突，如果他一樣和蔣介石有狼狽為奸，那他過去的欺騙作用就要完全暴露，他現在依附西南軍閥間或發些反日反獨裁的言論，這在他可算是較為得計。

可是胡漢民這種虛立不能持久，他是口頭上反日反獨裁的還是真實反日反獨裁的，必須由言論進於行動。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華南之加緊進攻，蔣介石之召集御用「國民大會」替他上總統號，這一切事實都逼着口頭反日和反獨裁的胡漢民必須以行動來表現，可是正當這時候胡漢民死了。胡漢民之死在蔣介石一方面雖減少了一個爭權者，在西南方面是失了一個

打倒國民黨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事

政治上的領導者，而在民衆方面說，這...

胡漢民死後，蔣介石失了他爭權的人...

就目前的形勢看來，胡漢民之死並不利...

反對一切軍閥內戰！

蔣介石乘胡漢民死與西南軍閥失掉政治...

其發展的前途不外三點：(一)雙方軍閥...

激成西南軍閥的調兵遣將。不過蔣介石...

我們也擁護中國國家的統一，但這種統...

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尤其是在華北的...

要飽受一次軍閥混戰的痛苦。我們不應...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激成西南軍閥的調兵遣將。不過蔣介石...

我們也擁護中國國家的統一，但這種統...

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尤其是在華北的...

要飽受一次軍閥混戰的痛苦。我們不應...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華北走私的意義

日本帝國主義在全中國尤其是在華北的...

一、壓迫英國使承認日本有侵略中國、...

二、破壞南京政府的財政，使中國不能...

三、壓迫南京政府減低關稅，使日貨更...

四、逼使南京政府使對日本作重要的政...

五、逼使南京政府使對日本作重要的政...

六、逼使南京政府使對日本作重要的政...

七、逼使南京政府使對日本作重要的政...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蘇聯開戰。英國政府重要經濟顧問李滋...

論史大林與霍華德的談話

托洛斯基

編者按：史大林與美國美聯社社長霍華德會談於今年三月一日，談話內容曾譯載於三月初中國各報紙。

蒙古經驗給了什麼教訓？

從實際的觀點看來，在這次史大林對霍華德的談話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提出警告說，如果日本向蒙古人民共和國進攻，蘇聯必然要武力干涉。這個警告大體上是正確的嗎？我們認為是的。這警告之所以正確，並不是因為這裏所提到的問題是保衛一個弱國使不受帝國主義野獸吞食的問題——如果這是惟一的重點，蘇聯便必須不斷地與世界各帝國主義戰爭。蘇聯對於這個任務是太軟弱了，並且我們應該緊接着補充一句，蘇聯政府的「和平主義」之惟一可恕的理由，便是這種軟弱。

但蒙古問題是日本對蘇聯戰爭之極有關的軍事要領的問題。在這個地域上退兵的界限必須給與嚴格的劃定。幾年前蘇聯把那在軍事上也是極關重要的中東路出賣給日本。那時，共產國際自稱這種行動是愛好和平之自願的表示。事實上，這是迫於軟弱而不得不然的行動。共產國際以「民族戰線」的政策毀壞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這樣便解放了帝國主義的雙手。蘇維埃政府已把極關重要的軍事防線放棄掉，於是日本得以順利地侵犯外蒙。現在就是瞎子也會看清，抽象的和平主義與出賣鐵路並無關係（如果真有關係的話，這出賣只是一種愚蠢的與背叛的行為）；中國革命的被消滅與紅軍紅色艦隊無作戰前備所形成的不利的力量對比，則是出賣鐵路的原因。

現在，就軍事上說來，形勢已有了明顯的進步了：蘇維埃政府認為對蒙古問題能夠採取一種無條件拒絕的態度。我們當然歡迎蘇聯在遠東地位之加強，並歡迎蘇聯政府對於日本把衝突擴大而挑起廣大持久戰爭的能力採取更加批評的態度。但我們應該指出，蘇維埃官僚們對待自己勞動者雖是非常勇敢的，但遇到帝國主義者的反抗時卻容易發生驚恐；小資產階級對待無產階級時是不客氣的，但對於大資產階級却常常是敬畏的。

被第三國際所廣大宣傳的蘇聯外交政策的正式公式是這樣的：「我們不要別國的寸土，但我們不願讓出我們自己的寸土。」

我們自己的土地——却毫無關係：蒙古是個獨立國家。由這個小例子可知，保衛革命並不可以降低為保衛國境。保衛的真正方法在於削弱帝國主義的地位，並加強全世界無產階級與殖民地人民的地位。為要保衛革命的大本營，在不利的力量對比的形勢之下，讓出許多寸土，對國土給敵人，是不得不然的，如在訂布列斯特條約時期的情形，及出讓中東路時期的一部分情形，就是這樣。反之，在工人國家的力量對比是處於有利的地位時，不但道德地幫助別國的國家的革命運動是一種責任，而且必要時用武力幫助也是一種責任；解放的戰爭與解放的革命是不能分開的。

因此，蒙方的經驗把以歷史的國境作基礎之保守的和平主義的意識形態打得粉碎。雖然這個國境被人當作上帝十誠來奉奉。蘇聯的國界不過是階級鬥爭的臨時防線。這國界而缺乏民族的理由。烏克蘭人——聊舉一例——就被這國界割裂成兩部分。如果遇到順利的形勢時，紅軍應該去幫助西部烏克蘭人使脫離波蘭子手們的蹂躪。這是不難想象的，工農烏克蘭的統一，將給波蘭與歐洲的革命運動一大推動。一切的國界都只能是生產力的桎梏。無產階級的任务並不是保持現狀，即永遠保存這些國界，而是相反的用革命的方法剷除他們，以達到建立歐洲與全世界社會主義聯邦的目的。這個國際政策無論是在現在或將來才能實現，但是要想使他的實現成為可能的話，蘇聯便必須從保守官僚的統治下與「一國社會主義」的宗教中解放出己。

戰爭的原因何在？

霍華德問戰爭威脅的原因何在，史大林照舊回答道：「在於資本主義」。於是他引證了「瓜分世界所引起」的「上次大戰」。但最當注意的是：當史大林的談話，從過去到現在，從模糊的理論回憶說到現實的政策以後，資本主義馬上便消失了，並且在牠的地位上出現了不能享受和平福利的個別的黑暗心的集團。史大林答覆戰爭是否必不可免的問題道：「我認為和平的朋友們的立場已經加強了。和平的朋友們能夠公開地工作，他們以輿論的力量作後盾，並且他們還可以自由運用一切和平的工具，例如（一）：國際聯盟，這是和平

平朋友們的一種財產。……至於和平的敵人，他們只能在暗地裏工作。這是和平敵人的一種債務。或許就恰因為這一點（二）：他們會有一種失望的舉動而決意走上軍事冒險，也是說不定的。」

由此，我們發現了人類並不是分成階級，分成互相攻戰的帝國主義，而是分成和平的「朋友」與「敵人」，即分成聖徒與罪犯。戰爭的原因（如不是過去的，無論如何也是將來的戰爭的原因）並不是養成不可調和的衝突之資本主義，而是「在暗地裏工作」的「和平的敵人」之惡意，而法、英、比以及別的奴隸主人們則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他們的工作的。但是恰因為和平的敵人們像惡魔一樣地在暗地裏工作，他們或許由於失望而會走入冒險。誰需要這種哲學的漿糊呢？牠最好也不過是堪供某種老太婆的和平團體之用吧？

像我們從前說過的，法蘇協定給與法國的無限保障比較給與蘇聯的要多。與法國辦外交時，莫斯科表現得不堅定，或者更粗俗些說，拉法爾恩弄了史大林。與萊茵地城有關的一切事件都無可爭辯地證實：莫斯科如果更能更正確地評量時局，則即在這局勢變化迅速，經濟恐慌繼續與國際合離無常而條約被一般人看作「保障」的現時代，牠仍能夠從法國獲得比較得多的嚴格的保障。可是像我們曾說過的那樣，蘇維埃官僚與先進工人鬥爭時所表現的堅定、較之與資產階級外交官交涉時所表現的要大得多。

但是，不論史大林怎樣評價法蘇協定，從沒有那個頭腦簡單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曾經否認過或現在在否認蘇維埃國家有權利與法國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訂立暫時性的協定，以為牠的鞏固取得輔助的支持。但為達到這個目標，絲毫不需要把黑叫白，把血污的強盜們捧作「和平的朋友」。資產階級便不是這樣，試舉可叫作新同盟者的法國資產階級為例：法國資產階級在與蘇聯訂立協定時，行動表現得很清醒而不成情用事，不浪費任何客氣，並且甚而還保持一種警告蘇維埃政府的切實而沉重的語氣。雖然痛苦，但必須說出真實情形。拉法爾、薩勞與他們的同事們為保護資產階級國家利益所表現的堅定與尊嚴，較之史大林與李維諾夫為保護工人國家所表現的要大得多。

把世界的強盜們分成和平之友與敵，以在某種意義上說「現狀」之友與敵；但這至完全不可的兩回事。現狀不是，且下

組織，而是少數人類不名譽地壓迫最大多數人類的組織。現狀是在他們的神聖國境以內或邊界以外用不斷戰爭的方法來保持着的（如英國之在印度與埃及；法國之在敘利亞；羅馬之在法國）。這兩個營壘是很不固定的，他們之間的不同，在於有些強盜認為用武器保持現有的壓迫與奴化的國境是目前比較好的辦法，而別的強盜則願意馬上打破這種疆界。這種願望與計劃的相互關係是在不斷的變動之中的。意大利擁護歐洲的現狀，但却不擁護非洲的現狀；可是對非洲國境之每一寸進攻，馬上都影響到歐洲。希特勒所以決定連兵入萊茵區，就是因為莫索里尼對幾千萬阿比西尼亞人的屠殺已經成了功。我們應該把意大利列入那一類呢？和平之敵人或和平之友？並且法國對意大利所保持的友誼較之牠對蘇聯的友誼要無限的多。此時，英國正在乞求德國的友誼。

「和平的友人」公開地工作着（誰曾想得到這個！），並且還能自由運用「這種工具，例如國聯」。國聯之外，和平之友還有什麼別的工具呢？顯然的，他們還有共產國際與亞姆斯特丹——布來耶爾委員會。史大林所以未說出這些輔助的「工具」，一部分是因為他不大看重牠們，一部分是因為他不得不必要地驚駭他們對話者。但是史大林却把這在眾人面前已破產的國聯轉變成了一個和平的堡壘，各國的棟梁與希望。

要利用法德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毫不需要把資產階級同盟者或以國聯名號暫時遮蓋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特殊結合理想化。罪惡不在於與帝國主義作某種實際的交涉，而在於蘇維埃政府與第三國際不忠實地粉飾了牠們的偶爾的同盟者和牠們的國聯；在於以裁軍與「集體安全」的口號欺騙工人；並因此在此行動上把自己變成了工人羣衆中間的帝國主義的政治代理人。

一九一九年列寧所起草的布爾塞維克黨的政綱極清楚極簡單地答覆了這一切問題。但是現在在克蘭林宮中有誰會想到這個問題呢？今天，史大林及其黨徒，即對於一九二八年布哈林提出的共產國際折衷政綱也覺得困難了。因此，我們認為把布爾塞維克黨的政綱中論到國聯與和平之友的問題的幾段引下來，是很有用的。這政綱是這樣說的：

「各國無產階級尤其是無產階級勝利所給與的日益增長的壓迫，將增加到剝削者的抵抗，並且在他們方面要產生新形式的資

聯合蘇聯武裝抗日爭取民族獨立

南京政府之在羅斯福建議的基礎上改訂了貨幣政策，已證實了南京政府想借助於英國以抵制日本帝國主義有加無已的蠻橫要求。因此，日本之破壞中國海關行政，不但能給他的英國敵手以回擊，並且還能妨礙南京政府的軍事武裝準備使不能順利進行。南京政府的軍用武器幾乎全是由外國供給的，並且因為武器商人本不願欠賬，又須付現價。如果為政府進款的最大項目的關稅收入減少了一半，那麼，南京政府的財政將發生動搖，而購買武器，尤其是費錢最多的軍用飛機，將變成不可能。

此外，日本帝國主義還想要中國關稅率減低以利日貨的流入，並想要南京政府作重要的政治讓步——如承認滿洲偽國，允許華北各省獨立，最重要的是中日聯盟進攻蘇聯等。

日本在中國劇烈經濟戰爭之嚴重後果，將落到生活已極度困難的中國勞苦民衆的身上。中外的工商業被賤價的日貨所損毀；中國資本家為要競爭便不得不減低工資與工人工作條件，以便減低他們的商品的價格。但就是這種方法也不足以維持現狀，在不久的將來不免有大量的工廠的倒閉。千百萬的工人將被失業隊伍所吞沒，將要走到飢餓困窮的極端。而同時，南京國民黨政府也將要增加捐稅，從榨取民衆以補償因走私所招致的關稅損失。新增捐稅的負擔的大部分，將要加在佔全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身上，與城市的小資產階級的身上。

民衆生活的日趨困苦，可以招致全國範圍的革命運動的爆發。在這種形勢下，無力北渡黃河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而保護國土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將掉轉槍口以射擊忿怒的民衆。蔣介石將重演他在九二七年所演的劊子手的角色。他將要出賣他所最害怕的民衆而與日本及其他一切帝國主義列強妥協。史大林黨現行的聯合戰線政策所以是罪惡的，其理由便在這裏。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被剝削被壓迫民衆的最大敵人，這是無問題的。但使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得以實現的，則是帝國主義與中國資產階級的政治代理人之蔣介石政府。今日日本帝國主義的嚴格侵略，是五年來南京政府投降日本的政策的结果。因此，在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時，必須竭力打擊蔣介石政府——推翻這反動政府，並建立一個被壓迫民衆的革命政府。只有這樣的政府才能組織國民的自衛力量，並擊退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進攻。

本家的國際團結(國際聯盟等)，這種團結一方面以世界規模對於各國人民施行有系統的制約，一方面則以直接壓迫各國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為主要目的。

「這一切形勢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發生個別國家的內戰，并發生無產階級國家自衛與被壓迫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的革命戰爭。在如此情形下，和平主義、資本主義下的國際裁軍、仲裁法等等等的口號，不但不是反動的幻想，而且是明白欺騙勞動者，使無產階級解除武裝，迷惑工人使不去完成解除制約者的武裝的任務。」

關於世界革命之「喜劇」的誤會

沒有人強迫史大林去滿足霍華德對於世界革命問題的知識之渴求。如果史大林是以非正式的政府領袖來談話的(這個在談話問題時他已聲明了)，那他只叫訪問者去與底米托羅夫談世界革命問題好了。但是不然，史大林自己來說明。初看起來，叫人完全不懂他為什麼要以此他那粗悍與說起來痛心，對於世界革命的絕不聰明的議論來極殘酷地表現他自己呢？但他已被不可控制的需要驅到光滑的路上去了：他必須與過去斷絕關係。

關於革命的計劃與意向怎樣呢？訪問的人這樣問。
「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計劃和意向」但是關於……
「這都是誤會的結果」。
霍華德：「一種悲劇的誤會嗎？」
史大林：「不，一種喜劇的，或者是一種悲劇的誤會」。

就是去讀或抄，這幾句話也叫人難過，這話是多麼不正確，多麼卑鄙。這種……智慧要教給誰呢？連和平主義的婦女們也要拒絕他。
史大林問：「如果鄰國都真實的鞏固了自己，牠們還會從蘇聯人民的主義中看出什麼危險呢？好的，允許我們來問一句，不能鞏固自己的國家將怎樣呢？可是，這就是事實的真相情形。正因為資產階級的地位不鞏固，所以牠害怕蘇維埃的主義，不是史大林的主義而是那領導去創造蘇維埃國家的主義。為要安撫資產階級，史大林又說出了補充的理由：『輸出革命是每個國家，假如牠不願意，牠將要完成牠自己的革命，如果牠不願意，便不會有革命發生。例如，我們的國家願意造成革命，我們就造成了牠。……還有許多同樣的，自然相合的，漂亮而兼開導式的語調。史大林已從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完全而堅決地轉到一國革命的理論了。如果一個『國家』願意革命，牠將造成革命，如果不願意革命，牠將不造成革命。現在，『我們』，舉例說，願意革命，……但在願意以前，『我們』從別國輸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利用了外國革命的經驗。在幾十年的長期中，『我們』在別國有我們的旅外組織，這組織指導了俄國革命的鬥爭。為要便各國經驗與革命互助之交換有系統而靈活，『我們』在一九一九年組織了共產國際。『我們』不是一次地宣佈，勝利國家的無產階級幫助起來的人民是一種任務——以建議、物質，如果可能還要以武力幫助。這樣的一切主張(牠們間或是附帶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盧森堡、李卜克內西之名的)都寫在布爾塞維克與共產國際的最重要的綱領文件上。史大林宣布這一切都是一種誤會！悲劇的嗎？不，喜劇的。最近史大林宣布在蘇聯的生活已變成『快樂』的了，這不是無意義的：現在則就是共產國際也由莊重的角色變成一個丑角了。如果革命的國際性真是單純的顯明的『瞎說』，那麼牠還能成什麼呢？」

史大林假使不對過去作無力的譴責(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計劃和意向)，而相反地拿他自己的政策與已被放進博物館中的『計劃與意向』公開對比一下，他一定會給他的訪問者以更見信的印象。史大林最好把我們從舊政綱中引來的上面幾段讀給霍華德聽，然後再作近乎下文的簡略演說：『在列寧眼中中國聯是勞動者施行血的壓迫的機關。但在我們看來，他是和平的工具。列寧說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們認為輸出革命是瞎說。列寧把無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聯盟斥作背叛。但我們則以全力鞭策法國無產階級走上這條路。列寧嚴著在資本主義下裁軍的口號是對勞動者的不名譽的欺騙。但我們的整個政策是建築在這個基礎上的。你們的喜劇的『喜劇』——這可作為史大林的結論——在於你們把我們當成布爾塞維克主義的繼承者，其實我們正是他的掘墓者。』

倫敦國際勞動大會的醜態

三月二十日，第二國際與職工國際在倫敦開了一個聯席大會，討論因希特勒進兵萊茵所引起之戰爭危險。
歐洲各國的勞動代表們，本來是到會表示擁護國際工人階級的利益而設法制止戰爭的，但却再次證明了他們所代表的只是本國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政策。
大會的結果是作了一個決議。這決議表示出這些勞動者的代表們不過以『勞動者名辭』表現各製鐵戰爭的帝國主義強盜們的政治公式之變化而已。

倫敦大會恰像國聯大會那樣，代表們分成兩個陣營。一部分『主張』希特勒進兵萊茵激發極強烈的反德行動。這種主張的代表是第二國際領袖德文，他要求立刻實行制裁，這就是說，立刻促使戰爭爆發。另一部分，被英國勞動者領袖瓦爾特西德林所領導，他們認為希特勒的『和平建議』是很有希望的，因而主張交涉。英國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仍是眼望着他們的帝國主義的主人，因而擁護集體安全，主張訂立不侵犯公約，如果……而這種公約還要蘇

要求進行交涉以期實現一個包含希特勒與蘇聯在內的不侵犯條約的制度，等等。緊繫在本國帝國主義政策的尾巴上的第

民衆力量 已掙碎南北軍閥的壓迫

民衆反日運動的不斷鬥爭，已得到了不小的效果，即已把南北軍閥的武力壓迫掙碎了一部分。
賣國的蔣介石國民黨允許日本增兵數萬強佔華北，但華北的民衆却不容忍。五月二十八日天津的學生羣衆便在軍閥與帝國主義的雙層壓迫下，奮然而起，舉行反對日本增兵的遊行大示威。這些英勇的青年是望着流血的前途而前進的，然而結果宋哲元的軍警竟都袖手旁觀，不加干涉，並且還表示同情。這示威又驚駭了日本帝國主義，他惶恐地表示，學生示威抗日是個嚴重問題。天津學生的示威，發動了全國的學生運動。首先是北平學生，他們罷課，深入民衆中作抗日宣傳，沿街講演又對日本增兵與打倒國民黨漢奸，並到二十九路軍的各部隊去散傳單，去講演，並深得士兵的熱烈同情。從前曾不斷命令軍警逮捕、屠殺，並用水龍手槍射擊學生的賣國軍閥宋哲元，現在在民衆的四面圍攻下，即在蔣介石的內外夾擊與軟硬欺騙的上海下學生，也在六月九日有十餘個大中學同盟罷課，以反對日本增兵，反對賣國國民黨，並響應華北學生的抗日運動。
這次宋哲元雖然接受日本命令派軍警阻撓北平學生運動，但却不敢武力摧殘華北學生運動，這是因為他所依靠的二十九路軍士兵們，發生了大動搖。他們都不聽賣國命令，都同情學生救國運動，都要求對日宣戰，他們不滿意於宋哲元等一再對日投降，他們要再次發揮軍口大刀殺敵的精神。宋哲元一向恃以震懾民衆的基礎既發生動搖，於是他的驚恐不安地只好派兵到學生們抗日運動的壓制了。現在二十九路軍士兵的抗日情緒仍在發展。
華北學生與士兵的聯合，縛住了賣國軍閥的毒手。叫國民黨軍閥與帝國主義認識中國民衆的力量。
華南兩廣的情形雖與華北相反，但民衆反日的發憤已統治了國民黨軍閥則是一樣的。兩廣軍閥們，認識幾年來民衆抗日運動的濃厚與力大的偉大，所以他們自動地提倡抗日運動，要求青年參加抗日運動(最近兩廣當局決定各學校提前放假的目的便在此)，以便利用全國民衆反日力量來打倒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而取代之。因此，近幾月來，兩廣民衆已恢復了一部分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雖然領導工人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政治運動仍受嚴厲的壓制。所以華南民衆的這一部分自由的恢復，是民衆力量的屢次表示已誘惑並震懾了兩廣軍閥的結果。是民衆力量從反面打破了國民黨軍閥的一部分武力統治。至於長江一帶，自粵桂軍閥以抗日救國名義北伐以後，蔣介石國民黨深感到自己形勢之不利；於是他們一方面說兩廣其實親日，他們真正抗日，其實蔣介石的不抗日與兩廣軍閥一樣；一方面則集中軍隊於兩湖，以圖發動內戰；而另一方面則竭力檢查新聞，竭力控制人民之口，不使人民有絲毫的自由。但雖然如此，在此國民黨統治危急之秋，蔣介石亦感到民衆力量之偉大而要求援助了。六月十一日的南京國民黨機關報『中央日報』竟刊出『請全國國民表示力量』的社論。牠『請全國國民首先表示顯明態度』，牠說『今日之民衆個個深明大義』。賣國的國民黨的這種『請求』的眞意，是叫牠的走狗們給蔣介石呈『功德』嗎？那當然的；但血污的蔣介石國民黨竟也利用民衆的意志來抵抗西南軍閥，這是他已感到民衆反日力量之不可輕視了。

蔣介石要民衆『表示力量』，好的，我們民衆應該立刻起來擴大抗日運動，同情眞正抗日，取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罷課的自由，反對軍閥內混，並推翻賣國的國民黨政府，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家一切問題。我們應該這樣地表示我們的力量給蔣介石看看！

▲前進社出版書目▼

不斷革命論 托洛斯基著 定價五角

第四國戰爭 托洛斯基著 定價二角

法國到那裏去 法國共產主義同盟著 定價二角

中國革命問題一二三集 托洛斯基著 每集定價三角